

# 越战后美国对印支难民的安置与其地区分布分析\*

高伟浓

(暨南大学 华侨华人研究所, 广东 广州 510632)

**摘要:**在印支3国(越南、柬埔寨、老挝)1975年后出现的难民潮中,有大批人移居美国。美国出于现实利益需要和人道主义原则而接纳了他们。最初的难民在经过收容中心后,被安置到全国不同的居留地。他们跟着又与后来的难民分别通过家庭团聚、政府的“疏散政策”以及重择高福利居留地等方式,先后进行“二度移民”,从而形成了印支难民在美国地区分布的基本格局。这一分布是高度不平衡的,高集中性的。

**关键词:**美国;印支难民;安置;分布

**中图分类号:**D73/77.33.3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856(2007)04-0034-09

## 一、越战后的印支难民潮

越南、老挝、柬埔寨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有人移民美国,但人数很少,且多是“精英”人士。1975年4月30日,南越的西贡政权被推翻,越南的南北两部分实现了统一。越南的统一导致原西贡政权的“贵族”大规模逃亡。与此同时,南方很多下层民众也因各种原因出走异国他乡,难民潮由是而起。此后,印支3国又进入多事之秋:越南侵柬、各国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等等。连年的战争与不稳导致经济衰败,国民生活水平急速下降。据统计,到80年代中期,在全世界211个国家(地区)的排名中,越南排在202位(估计年人均收入130美元),老挝排在208位(年人均约100美元),柬埔寨排在211位,为全世界最穷国家(年人均只有约50美元)。<sup>[1][178]</sup>在这样恶劣的生存环境下,印支人民惟有想尽办法去国离乡。

在难民潮开始时,很多人慌不择路,且多有暂避风头的心理,故其首选的避难之地还是一些东南亚邻国。但是这些邻国却因各种原因拒绝接收他们,如泰国、马来西亚、印尼都将“船民”拒之门外。于是,国际社会开始伸出援手,印支难民才大量移往美国、加拿大、法国、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还有一些难民逃往柬泰边境和香港等地的难民营。

\* 收稿日期:2007-09-03

作者简介:高伟浓(1953-),男,广东恩平人,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据估计,光 1975 年逃到美国并居住下来的难民就有 13 万人,他们几乎全部来自南越。1976 年到 1978 年逃到美国的难民数少一些,其中 1977 年最少。但 1979 年到 1982 年的难民潮高峰期间,到达美国的印支难民人数飚升至 45 万人,其中 1980 年为巅峰,达 167 000 人。1982 年以后,到美国的印支难民人数逐渐减少,平均每年在 4 万到 8 万之间。有人根据美国政府相关部门对来美者各自所属的国籍(而非根据族裔)统计过,到 1992 年,到达美国的印支 3 国人民总数为 1223669 人,其中,柬埔寨为 147 850 人,占 12%;老挝为 230 385 人,占 19%;比例最高的自然是越南人,达 845 464 人,占 69%。所有这些人中,4/5 是 1980 年后来的。到 1990 年,每 7 个亚裔美国人中就有一个以上的印支人(应包括难民和正常移民)。<sup>[1][175]</sup>另有一项估计说,1996 年旅居美国的越南人已达 140 万,占散居世界各地越南人口的 56%。<sup>[2]</sup>无疑,美国的越南人社会已经成为另一个最大的海外“越南”。

所有印支移民中,既有政府官员、社会精英、专业人士,但更多的是平民百姓。此外还有柬埔寨屠杀的幸存者、北老挝高地的农民、越战时越南女人与美国大兵在越南生的小孩,等等,不一而足。<sup>[1][176]</sup>显然,最先离开的是精英和专业人士,以及政治上、意识形态上反对现政权者,随之而来的才是平民大众。当然,所有各色人等,离开印支的动机是各不一样的。

## 二、美国的印支难民政策

美国对印支难民的接纳,是在美国不同时期难民政策的总框架下进行的。回顾美国在越战后的难民政策,可以看出它首先是从美国的现实利益,即它的全球利益和国家利益的需要出发的。但是,在另一方面,也是基于国际普遍认可的人道主义原则。因此可以说,美国对印支难民的接纳,是其现实利益需要与人道主义原则相结合的产物。同时也可以看到,美国的难民政策常在这两者之间摇摆。美国研究难民问题的专家吉尔·洛希尔指出:“尽管人道主义是影响政府难民政策的一个因素,但它一般总被政治和战略考虑所压倒”。不过应承认,作为世所公认的人道主义原则在很多情况下仍然占据上风,现实利益需要即使抬头,也不敢以公然悖于人道主义的方式进行。此外还要看到,美国的人道主义政策自始至终是按照意识形态划线的。具体到印支难民问题上,明显地就有 1975 年来自南越的“自由阵营”难民和此后来自“社会主义阵营”的难民的分别。美国后来所以接纳了那么多来自“社会主义阵营”的印支难民,则是其现实利益需要与人道主义考虑互动的结果。

1975 年对南越难民的接纳,可以看作是为配合维持其强权战略的目的而进行的。因为,“如果西贡政府垮台,全世界将会对美国是否是一个可靠的盟国产生怀疑。美国在印度支那负有义务,要是把这个义务完全撇在一边,必将产生严重后果”。<sup>[3]</sup>显然,西贡政权的存亡关系到美国在世界上的威信,影响到美国与盟国的关系。不过,美国当时要挽救南越政权,已经力不从心。其时越战乍败,国内反战运动尚未平息,福特政府对采取军事行动谨小慎微。福特政府所能做的是,以履行道义责任来代替履行军事义务,即帮助以前的盟友撤离南越,以此掩饰对盟友坐视不救的指责。但南越政权崩溃得太快了,以致美国还来不及考虑在南越撤离多少人,根据什么原则进行挑选,被撤出的越南人是否全部准许其进入美国等问题。是故,整个撤离行动显得混乱而狼狈。结果,“美国接纳了许多自己本来并不想接纳的越南人,而同时又遗弃了许多自己曾信誓旦旦要将其撤出的越南人”。<sup>[4]</sup>

越战结束后,美国国力衰弱,被迫实行战略收缩。难民接纳能力、承受能力也相应下降,故其难民政策也发生了变化。在接纳社会主义国家难民的问题上,由积极、主动、慷慨转变为消极、被动和不情愿。随后,美国提出“人权外交”。不久,便面临印支难民潮的考验。这次旷日持久的难民潮固然是由于印支 3 国政府在国内采取激进政策以及越南入侵柬埔寨的产物,但从更深的层次上说,却

在于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干涉以及干涉的失败。因此,接纳印支难民来美,便也成为正推行“人权外交”的美国对“始乱终弃”的盟友表示“承担责任的行为”。于是,美国被迫一再通过“便宜行事权”条款,接纳大批印支难民入美。<sup>[41]</sup>

1980年,美国又通过《难民法》。这部法律修改了难民的定义,表明美国试图放弃过去对“逃离共产主义的人”不加选择地予以接纳的做法,代之以“美国对其有特别的人道主义关心的人”,并以此作为美国选择难民的标准,使美国可以灵活地根据自己的需要决定哪些人是自己“特别关心的”,可以允准其入美。这样一来,即使是“逃避共产党政权迫害的人”,如果不是美国所需要的,也可以据此标准拒绝其入境。因此,《1980年难民法》的通过,反映了美国难民政策中的反共色彩开始减弱。如果严格执行这个法律,印支难民来美的人数就可能大打折扣了。但由于美国接纳“逃离共产主义的人”的做法已形成惯性,故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当局仍然以“共产主义政权的受害者”为由理所当然地给予同情和重新安置。所以,美国才继续优先接纳来自社会主义国家,包括印支3国的“难民”。<sup>[41]</sup>这是美国难民政策中的人道主义原则优先于现实利益考虑的一个例子。

1981年里根上台后,调整外交政策,意欲重振国威,扭转美国霸权衰落局面,恢复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为此,美国确立了以反击苏联扩张和反对革命为中心的对外政策。在这种政策的主导下,美国的难民政策也发生了变化。表现在印支难民问题上,则允许他们入境,以之作为“促进东南亚国家的稳定和加强钳制越南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现实利益需要便与人道主义走到了同一条辙上。这便是80年代印支难民大量来美的政治背景。

对这时期美国政府难民政策中笼罩着冷酷现实主义色彩的人道主义,应分两方面去看。首先,这时美国难民政策中的人道主义色彩是很浓重的。这当然与国内的舆论压力分不开。当时,越南船民乘坐极不安全的小船在海上漂流,经历恶风浪、机器故障、缺食少水、疾病困扰,而一些国家却称之为“废物和渣滓”,出动海岸巡逻队和军用直升机阻止难民船靠岸,或将其强行拖回海上让其继续漂流。由于无处靠岸,大量船民或死于饥渴和曝晒,或因船翻而身亡,或被海盗劫杀。西方媒体将此称为“亚洲大屠杀”。这勾起了人们对纳粹时期犹太人悲惨经历的回忆,美国朝野上下不断发出“不要忘记‘大屠杀’”的呼吁。1979年6月底,卡特政府宣布美国将每月接纳的印支难民人数翻一番,为1.4万人。其次,美国政府的人道主义政策是不彻底的,人道主义精神并未一以贯之。李晓岗说,“当陷于困境的难民来自社会主义国家时,允准其入美符合冷战需要,美国的难民政策便体现出慷慨和仁慈;而当需要援助的难民来自亲美政权或来自战略意义不大的非洲地区时,美国的难民政策便表现出冷漠和吝啬。冷战时期美国的难民政策实际上是一种外交政策。这种外交政策具有两重性:为反共意识形态和对外战略服务的强权性与援救无‘国’可归者的人道性。但是,强权性主导着人道性。因此,说冷战时期美国推行难民政策是‘以力假仁’似乎也不为过。”<sup>[41]</sup>这是很有见地的。

### 三、美国政府对印支难民的安置

美国政府对印支难民的安置,第一步,将印支难民集中到几个收容中心。从现有材料来看,美国政府这一安置政策主要是针对1975年第一波到来的13万难民(大部分为南越人)。当时,他们第一时间被送到4个政府收容中心——加州的彭德尔顿营地(Pendleton Camp)、宾州的印第安人山口城堡(Fort Indiantown Cap)、阿肯色州的查菲堡(Fort Chaffee)、佛罗里达的埃格林(Eglin)空军基地。安置下来后,接着便有自愿服务人员前来询问,来自全国的监护人(包括个人、教堂团体和其他组织)前来探访。<sup>[1]183</sup>

第二步,安置收容中心的难民。其时,美国对印支难民的安置政策是将他们分散到全国50个

州,目的是将所收容的难民在社区内的消极影响减少到最小程度。分散安置的政策可能是吸取了古巴难民的教训。在此之前,古巴难民一般都被安置在迈阿密,但美国也因此而麻烦不断。因此,这一回对待印支难民,美国就不想再“造”一个迈阿密了。实际上,美国对1975年印支难民的安置比历史上其他任何移民或难民人口都要分散。

那么,美国是如何分散这些印支难民的?有人研究发现,当时印支难民被分散在全国每一个州(包括阿拉斯加)的813个孤立的邮政区里。这些邮政区的难民人数是各不一样的。有约2/3的邮政区的难民人数少于500人,只有8.5%的邮政区的难民人数超过3000人。<sup>[1]183</sup>有不到一半的难民被送到他们自己选择的州。实际上,以上两步就构成了美国政府最初的难民安置政策的基本内容。

第三步,“二度移民”。有的“二度移民”属自由选择,有的则属政府推动。但不管属哪种模式,都与越南难民在美国社会中已经建立起来并日益稳固的社会网络密不可分(特别是自由选择的模式)。要说明的是,“二度移民”者不仅是1975年来的第一波移民,还包括接踵而来的“后续移民”。因此,“二度移民”是跟后来新来美国的移民的自主选择居留地结合在一起的。若再仔细划分,“二度移民”可以分为3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家庭团圆。本来,事情到了第二步,美国政府救助印支难民的人道主义使命便算完成了。但是,这种安置方式有一个最大的弊病,就是基本上不理睬家庭的联系,也跟难民们的越籍同胞先期在美国建立的族群、社区没有关系。这样,在“人道主义”安置的背后便出现不“人道”的情况。于是,便需要家庭团圆式的“二度移民”来体现人道主义。此一“二度移民”的结果是出现大批安置印支难民的新营地,这是生活在原邮政区即第一安置地的难民自主选择新居留地的产物。随着“二度移民”的实施,以及更多新难民的到来,印支难民的新营地迅速增多,特别是在自然条件较好的农业州加州。到1980年,原1975年来美而被安置的移民中,已有45%另择新州居住。难民人数不到500人的邮政区的比例已降到40%。那些人数达到3000多的邮政区,已翻了一翻多,达到20%。最值得注意的是,居住在加州的难民人口比例已由约20%增加到40%,他们主要集中在南加州的大都市区,例如洛杉矶、奥兰治、圣地亚哥等地。而在北加州,则集中在圣荷西的西里坎河谷市。<sup>[1]184</sup>这里顺便提一下,加州是人们最喜欢提到的一个地方。到这个州来的越南难民更多地是基于自由择业的因素,还有生活条件优越的因素。这个州除了气候优越外,福利制度也是令外州人羡慕的。比如说,在加州,可以领取相对较高的社会救济,老人每人可领取600美元(每对夫妇1100美元)。<sup>[2]</sup>

加州等地的印支难民后来还因美国政府实施“全国疏散”政策而迁移到别的地方。这些被“疏散”者,如果原先是从美国别的地方迁移来的,则他们的“疏散”便属“三度移民”。但这只是理论上的推测,现在还没有找到这样的例证。

还要一提的是,在基本上是自由选择新居留地的“二度移民”的同时,美国政府也主动实施过一些让失散家庭重新团聚的政策,例如,有一个叫做“高棉人安置指导计划”(Khmer Guided Placement Project),柬埔寨人称之为“高棉人冷藏库计划”(Khmer Refrigerator Project),目的是寻找那些离开了所谓“高影响地区”(high-impact area)的没有家庭联系的离散难民,让他们实现家庭团聚。结果,大部分人得以与居住在难民人数高度集中地区的家庭成员团聚。事实上,越到后来,难民们来美前先已有亲戚在美的情况已经越来越普遍。到80年代初,到达美国的难民中,已有约1/3的人跟其在美国的亲戚有紧密联系。<sup>[1]184</sup>这些亲戚作为担保人、或起到他们与其在美国的更稀疏的亲戚相会的桥梁作用。

第二种情况就是上面所说的“全国疏散”政策。据林清连说,为了避免越南人过于集中在西海岸,也为了使他们更好地融入美国社会,大约在80年代初,美国联邦政府通过了一项“全国疏散”政策。在加州,该政策很有效。它把大量的难民疏散到全美各地,主要是美国的南部,特别是人口稀

少的得克萨斯州,当局将之作为 80 年代来美的越南难民的新定居点。<sup>[2]</sup>当然,美国当局这一“疏散”政策是带有其他优惠条款的,就得州来说,就是为了刺激建立劳动密集型的尖端工业,给得州经济重新注入活力。

上面第一种情况和第二种情况主要是那些从越南来的难民。而下面所说的第三种情况则不同。

第三种情况是原南越“贵族”因就业与生活水平的差异而重新选择居住地。他们多居住在东部。这些“末代贵族”重新选择居住地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向华盛顿特区高度聚集。那么,是什么理由让他们如此青睐华盛顿特区,并将之作为他们新居的首选之地呢?林清连对 20 位迁居华盛顿特区的家庭户主的调查显示,他们迁居的理由多样而复杂。但最重要的是为了得到较高的收入和领取较高的社会救济。对于就业人员来说,自然是为了得到较高的收入。华盛顿特区作为联邦首都及重要的科技、文化、艺术中心,集中着政府各个部门及其他部门(如大学、中心、商业中心等)。就业前景广阔,某些职业特别吸引越南人,如公务员、研究人员、教师、医生等。那里的医生的职位极少有正统美国人问津,一是因为约束性强,二是因为报酬比私立医院低。许多年轻的越南医生便毫不犹豫地接受了领薪医生的工作。一些越南人特定的服务行业(如亚洲餐馆、书店印刷、美甲、越式服装店等)过去发展缓慢,当时在越南人大量聚集的华盛顿特区及郊区蓬勃发展起来,而加州由于经济领域的激烈竞争导致许多商店关门停业,一些商人便离开加州及其他州,到弗吉尼亚(华盛顿特区北郊)定居,在亚洲商业区建立同样的新店铺,他们经营得似乎不错。而对于退休人士来说,则是为了领取较高的社会救济。退休的越南人的收入一般较微薄,他们曾是难民,抵达美国时间不长,社会保险缴费时间短。故他们退休后选择华盛顿特区居住,目的是领取相对较高的社会救济。比如,那里的老人每人可领取 480 美元(每对夫妇是 900 美元),而其他州只能领取 400 - 450 美元。此外,华盛顿特区政府实行了一项改善少数民族工作生活环境的政策(美国黑人、墨西哥人、西班牙人等),其中包括越南人。尽管他们没有正式列入少数民族,但其中许多人受雇于华盛顿特区政府或其它公立部门,而通常这些职位应该是聘用正统美国人的(如中小学教师、公务员、专家等)。另外,够年龄的人还可以得到住房补贴。<sup>[2]</sup>从上述描述来看,属第三种情况的“二度移民”所发生的时间要比第一、二种情况晚,持续的时间更长。

#### 四、印支难民在美国的分布

就到美国的越南难民而言,也并非所有难民都经过“二度移民”。80 年代后的难民中肯定有不少人是一步到位地迁移到他们的现居住地的。但“二度移民”与非“二度移民”的比例如何,现已很难统计。有一点倒要说明,美国的公民享有迁居自由。但由于职业、住房等很多因素的限制,事实上大多数美国人的迁移还是个别的、零星的、无规则的行为。越南难民中,也肯定存在自由迁移的情况,但因不属一种较大范围内的集体现象,不在上面所说的“二度移民”之列。

本文附表按照各州难民营数的高低对 1990 年印支难民在主要州的分布情况进行排列。到 1990 年,印支的难民潮已经过去 15 年,已渐近尾声,加上上述各种形式的“二度移民”,印支难民在美国的地区分布的格局已大体上定型。这个格局应可以看作是以后印支难民在美国的地区分布的基本格局。从难民在各州的绝对人数来看,无论是越南难民,还是柬埔寨难民,抑或是老挝难民,加州的人数在各州的排行上都远远超过其他各州,达到 40% 左右甚至更多。其次是得克萨斯州,越、柬、老 3 国难民分别占 11%、4%、6% 左右。这应是“疏散”政策收效最明显的州。至于其他州,3 国难民所占的比例就很少了,均不超过 5%。在这里应顺便说明的是,从人口增长的角度来看,印支难民第二代以后各州的人口比例差距还会进一步拉开。因为难民多的州人口基数大,且印支难民

普遍年轻,生育能力强,故其后代人数会迅速增长,绝对数量会大大超过其他州。

表1 印支3国在美国各州(选择)居住的人口情况(1990年) (单位:人;%)

	总人口	亚裔总数	越南人	柬埔寨人	老挝人
全美总数	248 709 873	6 908 638	614 547	147 411	149 014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印支难民营数高于平均数的州:					
加利福尼亚	29 760 021	2735 060	280 223	68 190	58 058
	12.0	39.6	45.6	46.3	39.0
得克萨斯	16 986 510	311 918	69 636	5 887	9 332
	6.8	4.5	11.3	4.0	6.3
弗吉尼亚	6 187 358	156 036	20 693	3 889	2 589
	2.5	2.3	3.4	2.6	1.7
马萨诸塞	5 016 425	142 127	15 449	14 058	3 985
	2.4	2.1	2.5	9.5	2.7
华盛顿	4 866 692	195 918	18 696	11 096	6 191
	1.9	2.8	3.0	7.5	4.2
威斯康星	4 891 769	52 782	2 494	521	3 622
	2.0	0.8	0.4	0.4	2.4
明尼苏达	4 375 099	76 592	9 347	3 858	6 381
	1.8	1.1	1.5	2.6	4.3
印支难民营数低于平均数的州:					
纽约	17 990 455	689 303	15 555	3 646	3 253
	7.2	10.0	2.5	2.5	2.2
佛罗里达	12 937 926	149 856	16 346	1 617	2 423
	5.2	2.2	2.7	1.1	1.6
宾夕法尼亚	11 881 643	135 784	15 887	5 495	2 046
	4.8	2.0	2.6	3.7	1.4
伊利诺斯	11 430 602	282 569	10 309	3 026	4 985
	4.6	4.1	1.7	2.1	3.3
俄亥俄	10 847 115	89 723	4 964	2 213	2 578
	4.4	1.3	0.8	1.5	1.7
密执安	9 295 297	103 501	6 117	874	2 190
	3.7	1.5	1.0	0.6	1.5
新泽西	7 730 188	270 839	7 330	475	478
	3.1	3.9	1.2	0.3	0.3

注:原表中有芒族人一栏,此略。

资料来源:Ruben G. Rumbaut, "Vietnamese, Laotians, and Cambodian Americans", see Min Zhou and James V. Gatewood (editors), "Contemporary Asian America, A Multidisciplinary Reader",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0, P185.

林清连把旅美越南人的主要居住地区分为西、南、东 3 部分,可与表 1 的人数加以对照:

1、西海岸:包括加州、俄勒冈州及华盛顿 3 个州。该地区聚集了 46.6 万印支难民,其中 39.6 万定居加州,占 85%。而大多数越南人又分别定居在加州的两大城市,一是加州北部圣何塞(旧金山南部约 90 公里处)。圣何塞-圣克拉拉有大量的越侨,约 10 万人之众(1987 年还不到 8 万人)。二是加州南部的洛杉矶,也是最多越侨居住的地方。这与表 1 中所显示的是一样的。林清连还说,越侨和其他少数民族(如来自香港、东南亚的华人、韩国人、日本人、菲律宾人、泰国人等)一般定居该市的东郊及南郊,比如南郊奥兰治县著名的“宝萨”大道,这一宽阔的多车道公路成了商业街及美国越侨最大的商业中心。沿着这条大道的轴心可通向加登格罗夫、威斯敏斯特、方廷瓦利、亨廷顿比奇、圣安娜、奥兰治、阿纳海姆、富勒顿等诸多城市,在这些城市可看到越来越多的越南人。总体上说,定居洛杉矶及其市郊的越南人目前估计至少有 30 万人。<sup>[2]</sup>

2、美国大陆南部。据林清连说,较之定居加州的越南人来说,定居美国南部州的越南人是最近才有的。得州的自然环境的优越之处在于它是全美最辽阔的州之一,仅次于阿拉斯加,且具有与越南相似的气候条件。而美国当局此时鼓励越南难民迁居得州的目的是为了刺激得州的经济。得州从前曾经因丰富的石油及天然气资源而繁荣。但在 1980-1983 年经历了一场严酷的危机后,得州一些城市像奥斯汀、圣安东尼、达拉斯,特别是休斯敦,随着居民的逐渐离去而变得空空荡荡。摩天大楼、高层建筑过去曾是国际公司或商行的总部,私人房屋、公寓因无人居住而低价出售。“疏散”政策出台并招来越南难民后,立竿见影,空楼空房住上了人,新的楼房、房产公司等像雨后春笋般出现。众多的商业活动和其他服务业也像洛杉矶及其郊区那样特别吸引越侨。其他州为找工作的越南难民,以及来自胡志明市和东南亚难民营的越南人大批涌进得州,使得州的越侨在 80 年代迅速扩大。根据美国人口统计办公室的统计,越南家庭在 1975-1978 年间不足 300 个,而 1991 年已达 7.5 万个,其中 2/3 以上定居休斯敦,该市的越侨从 90 年代初以来迅速增加,从 1991 年的 6 万人增到 1996 年的 12 万人,5 年翻一番。从此,该市的越侨继洛杉矶(30 万人)之后名列第二,超过了圣何塞-圣克拉拉(10 万人)。<sup>[2]</sup>

3、东海岸。不同于西海岸的加州及美国大陆南部的得州,东海岸的越侨生活得像真正的侨民,也就是上面所说的“贵族”。他们经常散居各州。1975 年以前,旅美的越南人大部分是享受美国政府助学金的大学生,分散居住在东海岸那些有重要学府的州,如华盛顿特区、纽约、马萨诸塞州等(如大湖地区、威斯康星、明尼苏达、伊利诺斯、俄亥俄、宾夕法尼亚等)。但华盛顿特区应是例外,当时那里就有一小群越南人,主要由外交官及其家庭成员和享有或非享有美国政府助学金的大学生组成,后者是南越领导层的子女。西贡政权 1975 年垮台后,这些越南人多数留在美国,并获得政治避难权,还帮助近亲来美国团聚,因“亲属资助”,及在“人道主义计划”的支持下,更多的越南难民涌向上述提及的州。各州的人数已有好几万人,明尼苏达有 3.6 万人,伊利诺斯有 3.07 万人,宾夕法尼亚有 3.09 万人,……特别是华盛顿特区及郊区,1996 年估计有 6 万多人,比 5 年前翻了一倍。过去只有 1990 人定居哥伦比亚县,1.18 万人定居马里兰,2.5 万人定居弗吉尼亚。<sup>[2]</sup>这些数字可跟表 1 中的数字参证。

张晓青指出,各国来的移民主要聚集在美国西部、南部各州。亚洲移民主要居住在加州、纽约市、夏威夷州等。加州有近 880 万移民,占美国移民总量的 30.9%,总量居第一;第二位为纽约,占 12.8%;第三位为佛罗里达州,占 9.8%;第四、五、六位分别为得克萨斯州、新泽西州和伊利诺斯州,分别占 8.6%、4.3%和 4.1%。这 6 个州的人口仅占美国总人口的 39.3%,但是移民的数量却占全国的 70.5%。洛杉矶和纽约是移民数量最大的两个都市区(CMSA),但是迈阿密都市区移民占本区人口的比例最高(42.7%)。洛杉矶、纽约、旧金山、迈阿密、芝加哥和华盛顿·巴尔的摩等六大都市区人口总和占美国总人口的 23.1%,但居住的移民却占美国移民总数的一半以上。如果统计

90年代到达的移民,其中48.7%定居在上述6个都市区。<sup>[5]</sup>显然,张晓青这里所说的移民主要居住州是就所有亚洲移民而言。但无可否认,这些地方也同时是印支难民的主要居住州,且一些情况跟印支难民的情况是一样的(例如,加州数量位居第一)。张晓青还进而指出,移民成为一些州、都市区人口增长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1990-2000年来自不同国家的移民对某些州人口增长具有重要的乃至决定性的影响,比如,弗吉尼亚、马里兰、密执安、佛罗里达和得克萨斯等州,移民占这些州人口增长的1/3-1/2,移民已成为这些州人口增长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而对于纽约、新泽西、马萨诸塞、伊里诺伊和加利福尼亚等州来说,如果缺少了入境移民,这些州人口将会下降或增长甚微。移民对都市区人口增长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比如在华盛顿·巴尔的摩都市区,1990年之后到达的移民数量接近于本区总人口增长(71万人)的一半。再加上他们生育的子女数量,则占本区人口增长的75%左右。<sup>[5]</sup>印支难民人数只是这里所说的移民人数的一小部分,但他们无疑跟其他移民一起,共同促成了上述现象。应该看到的是,在所有移民中,印支难民被公认为一个较为年轻的移民群体,有活力,生育能力强(他们传统文化中传宗接代的观念有利于保持他们的人口出生率不低于其他族群)。因此,这个群体在促成一些州、都市区人口增长方面所起的作用应当更大。

由此看来,“二度移民”与自主择地的后果是难民分布的地域不平衡性与高集中性,这种趋势的进一步发展必然会使原有的不平衡性与高集中性越演越烈。以越南难民来说,他们倾向于聚集在加州和得州等地的印支侨民区生活。而在其他州(如大湖地区的伊利诺斯或东海岸的华盛顿特区),越南人的人数也在扩大,似乎也证实了他们喜欢集中居住的倾向。在首都华盛顿特区及郊区,已形成新的印支侨民区,并逐步向弗吉尼亚及马里兰拓展。

由此也可推断,“二度移民”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和后果是难民居住地的同族裔性或同地区性。这种现象不难解释,因为“人以类聚,物以群分”。所谓“类聚”,就是与源自同族裔、同地区的人共居。例如,美国的最大的柬埔寨人社区是在洛杉矶县的长滩地区,最大老挝人飞地是在圣地亚哥,最大的芒人社区是在加州农业区圣荷亚金河谷(San Joaquin Valley)的弗雷斯诺(Fresno)。1990年,人们在奥兰治县发现一个在美越南人的最大集居地,它的中心是在圣塔安娜(Santa Ana)和威斯敏斯特社区。有一个数据很有意思:1994年,那里的阮姓越南人买屋者的人数超过姓SMITH的人,为二比一。在洛杉矶和圣何塞,姓阮的人在电话本上的人数超过姓JONESES的人——前者占14册,后者只占8册。<sup>[11]184</sup>越南人较多的地方依次是洛杉矶、圣何塞、圣地亚哥、休斯顿。除了工作,越南人极少与正统的美国人接触,这增加了他们融入美国社会的难度。这跟欧洲不同,比如法国的越南侨民(17万人)或德国的越南侨民(10多万人)就几乎不存在这个问题。<sup>[2]</sup>华人华侨移居海外时,他们的分布往往“星罗棋布”,但却有若干个人数高度密集的居留地。笔者曾称这种现象为“趋密群居”。看来,越南难民移居美国也一样会“趋密群居”。之所以会“趋密群居”,就华人华侨而言,主要是血缘和地缘的因素。那么,越南难民的“趋密群居”是什么原因所促成?值得继续研究。

当然,在注意在美越南难民居住“趋密群居”现象的同时,也要注意他们居住地的广泛性。现在,似乎没有哪个地方没有越南难民定居的,虽然人数不一定很多,容易为人们所忽略。例如,在遥远的阿拉斯加,尽管那里冬季严寒,但到90年代中期,也有好几百名越南人定居了。<sup>[2]</sup>

最后顺便说明,表1的1990年印支难民人口总数来源于1990年关于宗族问题的人口调查,它列举了可以选择到的关于越南、柬埔寨、老挝人、芒族人、华人的资料。有情况表明,来自印支3国的华人表明他们作为华人的族裔性与人口调查的问题的族裔性相符。因而,1990年人口调查所记录的华人人口应大为增加,相应地,印支3国难民(此指本地人)的人口应大为减少了。在1990年人口调查报告中的1645472名华人中,可能有20万名华人来自越南,2万名华人来自柬埔寨。<sup>[11]185</sup>这进一步说明,在1975年到90年代初的印支难民潮中,印支“本地人”与印支华人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也是同一历史灾难的共同受害者。1975年越南战争结束后至90年代初,印度支那3国——越



南、老挝、柬埔寨的大量华人离开他们原来的居住地,以难民身份流落世界各地,主要集中在美国。从有关资料来看,在美国的印支华人也分散在各个州,大多数集中于加利福尼亚州,加州的印支华人又以南加州为最。印支华人在美国的这一地理分布,在所有在美族裔中是很典型的。而了解这一布局的来龙去脉,是了解美国印支华人今天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情况的基础。

#### 参考文献:

- [1] RUMBAUT R G. Vietnamese , Laotians , and Cambodian Americans[ G] ZHOU M ,GATEWOOD J V. Contemporary Asian America , A Multidisciplinary Reader.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2000.
- [2] 林清连. 越南侨民在美国的重新就业与融合[J]. 李燕宁,译. 八桂侨刊, 2001(1) :38 - 44.
- [3] 参考消息, 1975 - 04 - 14.
- [4] 李晓岗. 美国的难民政策与冷战外交[J]. 美国研究, 1999(1) :52 - 59.
- [5] 张晓青. 1990 - 2000 年美国移民特点及成因分析[J]. 西北人口, 2002(1) :45 - 51.

[责任编辑:邵 鸣]

## Analysis of the Indochinese Refugee Placement by USA and Their Regional Distribution after the Vietnam War

GAO Wei-nong

(Institute of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Guangdong)

**Abstract :** A great number of people migrated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refugee tide from Vietnam, Cambodia and Laos in 1975. The U. S. accepted them out of the need for realistic benefit and the principle of humanitarianism. After an experience in the collecting posts for refugees, the first group of refugees were helped settle down in different residence places, who, together with the refugees coming later, successively re-immigrated throughout the country in various ways such as family reunion, "dispersal policy" of the government and moving to the high welfare locations, thereby, a sketchy chart on the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Indochinese refugees in the United States took shape, characterized by a high unbalanced and high centralized mode.

**Key words :** the United States, Indochinese refugees, placement, distribution

---

(上接第 6 页)

## Status Quo and Prospects of China's Investments in Indonesia

LIN Mei

(Center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Fujian)

**Abstract :** China's outward investments in Indonesia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in the cooperation process between China and Indonesia. There will emerge a tendency that Indonesia will become one of the major target countries of China's outward investments and China's outward investments in Indonesia will increase year by year. China's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s in Indonesia flow mostly into areas such as energy, mining, infrastructure and manufacture in the form of merger, BOT and establishing factories. China's outward investments in Indonesia will be enlarged with the closer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lthough they are faced with challenges.

**Key words :** China's outward investment, Indonesia